



## 英雄还是凡夫？

崇拜与敬仰，藏着我们不知道的真相。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有贡献的人？ TEXT 黄方玲

### 街拍大师

托《品Prestige》的福，我才有机会出席去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举办的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 1929-2016）追思会，和两千多人一起向这位街拍大师致敬。不认识他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名摄影师会在纽约市这么一个僧多粥少的圈子受这么多人爱戴。

坎宁安从1960年代起开始街拍，1978年成为《纽约时报》的摄影师。虽然成了媒体红人，还是喜欢低调地骑着自行车；到了八十多岁，也依然如此穿行纽约的大街小巷，一年四季赶秀赴宴。直到2016年6月，中风一病不起，才停止工作。

即使他的两个专栏On the Street（街头）和Evening Hours（晚间时光），用不上八十张照片，他每周平均都会拍上两千张照。他说：“最好的时装秀，就在纽约市的大街上。”

也因为这个信念，纽约市这五十年的时尚变迁，都被他勤勉、虔诚地记录下来。

虽是街拍摄影师，却从不以狗仔队的方式拍摄名人，相反的，坎宁安更喜欢拍最真实的城市居民。他的镜头不仅关注人们身上的衣裳，更是聚焦于那些人所流露出的个人风格与自信。

有一回，旁人问他为何没加入一群狗仔队抢拍一位奥斯卡影后，坎宁安解释：“因为她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我对那些赞助商提供的衣服不感兴趣。”

坎宁安的镜头，不只引领了纽约的时尚，也借由他的专栏，帮助了许许多多非盈利机构和公益活动（吸引公众的注意与支持）。为了纪念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以及他对这城市的贡献，纽约市五大道和57街交叉口，被命名为Bill Cunningham Corner（比尔坎宁安角落）。

虽然这位街拍大师的才华与贡献，几乎人尽皆知，工作之余的生活却是一片空白。就连他最要好的同事，也从没听过他谈起亲友；天天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对他的私生活也只略知一二。

坎宁安一生住在一间没有私人卫生间的一室公寓。因为他讨厌清洗和打扫，所以租了走廊有公共浴室的公寓。屋里也没有厨房设施，几乎每天都吃同样的快餐三文治。

除了摄影器材、自行车和几件工作服，他拥有的私人物品极少。虽然数码相机更方便他的工作，独一无二的他却坚持“用菲林拍摄”，所以家里全是装满胶片底片的柜子，和一箱一箱的照片，甚至那张狭窄的单人床架下也有。

80岁时受访，坎宁安承认了自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感情生活交白卷。谁会料到这第五大道王者的个人生活几乎为零，孤独地守了一辈子相机和底片？

### 建筑宗师

路易斯康（Louis Kahn, 1901-1974）是美国现代建筑学的一代宗师，曾经担任过几所著名大学的建筑教授，也设计过一些重要的

建筑，更得过几个声望很高的奖项。非凡的成就，让他很快就步入名建筑师行列。

康最重要的作品是，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国会大厦。该建筑计划在1962年起步时，达卡还受巴基斯坦管制；那块近1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是稻田。

孟加拉在1971年获得独立时，国家很缺乏资源。国会大厦的建设被逼暂停，康的合约也因此被解除。他不但不气馁，还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在没有工资和酬劳的情况下，继续国会大厦设计。

康坚定地认为，他有义务完成该建筑计划。一年后，孟加拉政府再次聘请他回到达卡，启动该项目。国会大厦在1983年，康去世九年后完工。

这位一代宗师没料到，该建筑对孟加拉的深厚意义。国会大厦不仅代表新国家的新未来，对孟加拉人民而言，那建筑象征自由和民主。那文化地标是孟加拉人民的骄傲，每日有两千名游客观览。

但是被视为伟大英雄的康，也有他庸夫的一面。1974年，印度出差回到美国后，他在回家的路上心脏病突发，于纽约市火车站去世，享年73岁。他的死亡，才揭示他复杂的个人生活。

当三个遗孀带着三个遗孤出现在葬礼时，这名一代宗师的隐私才公诸于世。他在美国宾州费城竟然同时有三个家庭。能想像李宗盛的“凡人歌”里那几句，可成为康的呐喊：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

除了和妻子育有一女，康与一位工作伙伴也有一个女儿，还和一名景观设计师生了一个儿子。去世时，小儿子才11岁。这位名建筑师，不但没有为自己的妻儿们建设宅子，还留下50万美元的事务所债务，成为家人的负担。

坎宁安和康两人，一个不敢去爱，另一个却爱得过头。丰功伟绩的另一面，是另一极端，对社会的贡献是否因此而打折扣？

反思一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可能我们都幻想心目中的英雄在方方面面都活得写意、漂亮、潇洒，敢问有几个人能将自己的爱好、事业、生活、感情、家庭、健康、财务、品行……各项都处理好呢？更不用说为社会行功德。

英雄还是凡夫，谁来定夺？

又应该用什么评价标准来衡量？

如果一生只须要将一件事做到最好，坎宁安与康都办到了。他们的缺失或缺陷，不能否定他们的贡献。

黄方玲，攻读博士学位时，在美国宇航局NASA担任研究学者。如今长期居住纽约，全职从事陶瓷创作。